

恩格斯生平 及他的理论贡献

——外国学者论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党校教学科研校教学科



**恩格斯生平和他的理论贡献
——外国学者论《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恩格斯生平和他的理论贡献

——外国学者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承印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875印张 238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丛书编号：10—2 成本费：2.00元

印数：1—3000

（党校内部发行）

出版前言

1984年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问世一百周年，又是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举行了纪念性的学术活动。

同年九月间，中央党校教育长江流教授应邀率领党校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在同联邦德国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曾就《起源》的研究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向江流教授提供了该会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恩格斯生平和《起源》的德文、英文资料，其中有《起源》一书的1928年和1931年版本的序言和引言，有考茨基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工作、著作》，有伯恩斯坦为《起源》意大利文版撰写的序言《关于恩格斯论家庭起源的浅见》；还有弗·诺娃的《恩格斯对政治理论的贡献》，瓦·奥皮茨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埃·纳格尔的《关于恩格斯〈起源〉一书产生的历史及其在德国的出版》，以及古·迈尔的《恩格斯传》等等。为了纪念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和《起源》出版一百周年，加强中德理论研究工作之间的学术交流，我们特将这些史料加以选译，编为专集，以《恩格斯生平和他的理论贡献》为题出版，供党校教研人员研究参考。

除上述史料外，本书还选译了民主德国和日本学者为纪念《起源》一百周年而撰写的论文，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通史及考古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委员、哲学教授丁·海尔曼撰

写的《“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上野俊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当代意义》，东京都立大学教授河村望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人类学、社会学的意义》。

本书选译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作者不一，对《起源》一书和恩格斯的整个理论贡献的理解和评价有所不同，因而各篇观点不尽一致。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这些不尽一致的观点倒反而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希望这本集纳式的小书对有关专业的同志的教学与研究能有所助益。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中央党校周铁山、戴汉笠、何祚康、王亚汶、姜雅南，北京大学陈洪捷、吴宁、刘宁，外交部辛福坦、刘昌业、李谦；参加校订的有何祚康、关国为、白占群。对他们的劳绩，谨表谢意。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编选组

1986年5月7日

目 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工作、著作

.....卡尔·考茨基（陈洪捷译）（1）

1. 前言
2. 恩格斯的青少年时代
3. 最初的理论成果
4. 恩格斯在革命中
5. 后来的一些理论著作
6. 国际
7. 晚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对政治理论的贡献

.....弗·诺娃（戴汉笠 何祚康译）（37）

序言

引言

恩格斯生平简介

- 第一章 社会理论：定罪还是恕宥？
- 第二章 科学和历史方面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争
- 第三章 和平解决与革命改造之争
- 第四章 改良主义与社会革命之争
- 第五章 无政府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之争和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之路
- 第六章 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蓝图
- 第七章 个人作用、合作和相互的影响

第八章 结束语：恩格斯得到的评价与恩格斯应该得到的评价

弗·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发展（1883—1895）

……………瓦尔特劳特·奥皮茨（李 谦译）（143）

恩格斯传（摘译第十二章）

……………古斯塔夫·迈尔（吴宁 刘宁译）（170）

关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产生

的历史及其在德国的出版（1884—1894）

……………埃迪塔·纳格尔（辛福坦译）（205）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言

……………东克尔（王亚汶译）（218）

“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发表一百周年……………丁·海尔曼（王亚汶译）（223）

关于恩格斯论家庭起源的浅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意文版序……………爱德华·伯恩施坦（刘昌业译）（232）

第二十三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

……………埃普夫迈尔（姜雅南译）（245）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当代意义

……………上野俊树（周铁山译）（248）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

……………河村望（周铁山译）（27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生平、工作、著作

卡尔·考茨基（1908）

1. 前 言

谈到对国际社会民主党有巨大影响，除了马克思而外，没有人能比得上恩格斯了。假如他写了自传，这自传就会是一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史。恩格斯的著述活动开始的时候，也正好是社会民主党所赖以产生的理论和活动的形成时期；从此以后，恩格斯的命运就与社会民主党的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许有人会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而恰恰是这种理论认为，个别人物不可能对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运动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这也就排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运动产生上面提到的那种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但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却并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其自然必然性和不可改变的规律的，是由不受人们的意识和愿望支配的物质因素制约的。但并没有说，这种发展是独立进行的，无须人们有意识的参与。社会与植物或动物之类的生物有机体不同，它的细胞是有意识地进行活动的人，社会中任何一个变化都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才得以完成。比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按一定规律发展的，但这

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是自动进行的。它要发展，社会中的动力机构就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不断地使发明家有所发明，使工业界应用这些发明，使商人们买卖投机，等等。

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独立于人们的活动，而仅仅是独立于人们的意图。假如一个人明天发明了一种机器，从而可以节省十分之九的矿工，那么，这个人就大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历史发展。但这种影响却完全不依赖于发明者的意愿。

社会影响着每个人，而每个人也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社会发展的方向，固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任意改变的，它是由社会的物质因素决定的。但其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则取决于人们特定的活动。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天生就有禀赋高低优劣之分；但是，在一个存在着阶级差别的社会形态中，人的这种差别就远不如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别那么重要。一个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权力或影响越大，他的力量也就越大；他的行为就可以促进或者阻碍社会的发展，可以减少或者加剧社会发展中那些不可避免的痛苦和牺牲。

一部分人是通过其职务所授予的权力来影响历史发展的，这职务可以由继承而来，也可以通过选举而得到。另一部分人是通过其财富对历史发生影响。还有一些人，他们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他们对现实社会有特别的远见卓识；或是他们善于把一些分散的、孤立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统一的力量。这些人能够使社会的发展少走弯路，避免去追求一些达不到的和没有意义的目标，使社会中进步的力量不断地、目标明确地、团结一致地向前发展。这样，尽管这些人没有掌握什么权力，但他们还是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减少了发展中的代价。

在一个社会中，阶级冲突愈激烈，与此相关的少数人在权力、财富和知识上与大众的差别愈悬殊，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历史就一定更多的是少数人物活动的历史——当然要理解这些活

动，就须了解其物质方面的根本因素。

阶级矛盾迄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从来还没有如此广大的民众为少数人的影响和权力所支配。因而，个别人物也许从来还没有象在我们的时代这样，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如拿破仑、路特希尔德、俾斯麦、达尔文、马克思——这样的排列听起来可能有些奇特，他们每一个人，毫无疑问，都影响了这个时代的风貌——有的是轰轰烈烈地，有的是无声无息地，但他们的影响都是相当深远的。

可是，怎样来解释每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呢？这些也同社会的特性和行为一样，是物质世界作用的结果。社会的行为是由其经济决定的，经济本身又是由技术水平、相应的土地、气候及其它自然条件，及当时当地邻近的社会中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影响每一个个人行为的，首先是遗传和体质上的因素，然后是他周围的环境，即“环境气氛”。环境本身又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如人的因素，因为每个人直接或间接地都要通过书刊报章受到他人的影响；还有诸如自然和社会因素。

一个人的体质和智力上所特有的禀赋，是取决于父母及前辈的。遗传上组合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多的，每个人所接触的人亦复如此。这两种因素就形成了不同的个性，即每个人的特性。

一个人与他同时代的人，他的民族，他的阶级是有一些共同特征的，这些共性由他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所决定。

由于人们的禀赋大体相同，所以整个看来，似乎他们的本质特点仅仅取决于当时国家和时代中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假如这些因素几经数代仍保持不变，那么，所形成的整个国民的特性就固定下来，成为种族的特性了，并遗传、延续下去，尽管产生这种特性的社会环境也许已经变了。但从长远看来，即使是根深蒂固的种族性格，也不会处在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环境中而丝毫不变。社会环境的变迁最终总是要影响到种族性格的。社会现实在各种影响中总是占上风的。

一个人的性格也是如此，不管它是多么独特，多么与众不同，它形成的原因也只能到相应的社会因素中去寻找。即便是个别人物以他的特性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社会，社会仍然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制约着他们。

在恩格斯身上，同样也能看到环境，尤其是他早年的环境对他的影响。

2. 恩格斯的青少年时代

作为工厂主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巴门。他的故乡莱茵省是德国工业和政治都非常发达的地区。莱茵省一方面靠近法国，另一方面拥有莱茵河这一水上通道，以及丰富的煤炭和矿石资源，因而，与德国其它地区相比，这儿较早地产生了大工业和反封建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当然还有强大的无产阶级。这一切使恩格斯很早就萌发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阶级意识。相对来说，莱茵省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势力薄弱的地方，也是为数不多的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从法国大革命到1815年，莱茵省有20年之久处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下，部分地区还归属法国；因而大革命所带来的一些观念和法律在弗·恩格斯的青少年时代影响是很大的。

当时，德国的哲学也正处在全盛时期。18世纪的社会革命在英国主要表现为工业革命，在法国表现为政治革命，在德国限于当时的条件仅仅表现为头脑中的革命，即哲学革命。在德国，现实中革命的发展虽然大大落后于法、英两国，但观念上的革命却因此进行得非常深入。

黑格尔的哲学是这场革命的高潮。但是德国的那些挑剔的迂腐之輩却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为一切陈旧、腐朽东西的反动辩护。因为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些迂腐之輩看到的，仅仅是当时政治和社会形式中

过时和腐朽的东西，所以，按照他们的理解，黑格尔只是承认现实社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忘记了，新事物的萌芽也象旧事物的残余一样是存在的。

黑格尔的哲学在其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保守，而是革命的；当然，这并不是警察局所理解的革命，而是哲学意义上的革命。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这种哲学认为现存的事物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变革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新事物不断成长，不断地战胜现存的事物。从这种哲学出发，一切东西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一切现存的和有价值的东西都将消亡。因而，黑格尔的哲学在实际上更多地是起了革命性的作用。

恩格斯也象亨利希·海涅、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拉萨尔一样，受黑格尔的影响比较大。但恩格斯在研究经济的实际和理论上，有意识地避免把黑格尔那一套理论变为纯粹的辩证游戏，而是当作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避免把它作为从观念中构造出现实的方法，而是作为在现实中来理解观念的方法。最初，恩格斯是打算在大学学经济的，所以他在巴门上完了理科中学后（这儿的物理和化学直观课程为他以后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就进了爱北斐特的文科中学。但是，由于家庭因素和由来已久的厌恶仕途和政治上的反抗倾向，他在毕业的前一年选择了从商的道路。尽管如此，不论是在巴门的一所商号里作见习生（从1838年开始），还是在柏林当一年的志愿兵，或是在曼彻斯特在父亲与人合办的工厂里工作（1842—1844年），他都没有放弃哲学研究工作。

3. 最初的理論成果

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在经济和哲学方面已有所训练的恩格斯到这儿之后，马上就产生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趣。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处境、痛苦及其前途，表现

得最清楚不过了。由此他对无产阶级更加关注了。不久我们就发现，恩格斯已积极投入了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尚在起步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他以极大的热情研究着这两种运动的发展状况，但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作为其中战斗的一员。他开始为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办的报纸《新道德世界》撰写文章。

尽管当时恩格斯与马克思已有书信交往，但只是在他1844年返回德国的途中，才在巴黎会见了马克思。由此，他们之间便结下了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意义深远的友谊。两人的思想马上就变得非常契合，并决定一同撰写一本书。这本书标志着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

青年黑格尔派正象德国的哲学一样，特别强调意识的作用。他们认为，观念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独立的；观念的发展是物质世界发展的根源。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得之于黑格尔的仅仅是辩证的方法，而不是整个的哲学体系，他们用来代替这种体系的是唯物主义。他们要做的，便是，“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心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①②

这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见之于上面提到的那本

①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载1886年《新时代》，第198页，此书也有J·H·狄慈出版的单行本。——原注

②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36页。由于译文与原文的差别，在翻译引用时删去了个别词，使原来一整段变成了两段话，但不影响内容。——译注

书中，即《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此书是1844年在巴黎完成的，于184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书的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其内容也与马克思在此以前一段时间里的研究工作一致，涉及历史和哲学，而很少涉及经济领域。但是，在这本书里已经鲜明地展示出了无产阶级的基本观点。

可是，两人的著作毕竟不能长期基本不涉及经济。马克思马上便深深地埋头于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这期间在经济学方面也有了成果，这就是1845年出版的那本至今还意义重大的书：《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在此之前，恩格斯已经发表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短篇论文。这里要提到的是1844年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恩格斯在这里第一次尝试着为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只是当时的这种尝试还不够深入（恩格斯当时所了解的李嘉图的理论，仅仅是李嘉图的庸俗化者麦克库洛赫的一些东西）。因此，和马克思一起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尽管萌发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但仍然是表现出一些缺点来。只是由于恩格斯对他在英国认识的那种社会主义尚取赞成态度，才掩盖了自己的这些缺点。

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情况就迥然不同了。恩格斯批判了宪章主义和欧文主义，主张二者在更高的水平上结合起来：工人运动应该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成为工人运动争取的目标。

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即欧文主义总的说来不愿意了解工人运动，不愿意了解罢工、工会和政治活动；而工人运动，即宪章运动则把视野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工资制度；大多数宪章运动者喊出的口号不外是完全的结盟自由、选举权、标准工作日，至多再加上小农的土地财产，他们的目的不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而

是把它改造到人民大众可以忍受的程度。

与此相反，恩格斯解释道：“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①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这种结合便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真谛。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所以可以说，这本书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开端。尽管恩格斯没有完全意识到，但他的这本书实际上与两年后他和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已经立足于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了，这个基础就是马克思首先阐明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比，《共产党宣言》只是更加突出地强调了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恩格斯在《状况》1892年版的前言中才谈到了这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有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②

称《状况》为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不仅仅是因为书中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工人运动和空想理论的观点，还由于书中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方法。在说明工人阶级的状况时，恩格斯不象那些慈善家的书籍那样，仅仅是罗列工人阶级的苦难，而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26—527页——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27页。——译者注

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趋势。恩格斯在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十八到二十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①

恩格斯与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在苦难中不只看到苦难，而且看到了正是在这些苦难中孕育着一种高级社会形态的萌芽。我们这些在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很难想象的，二十四岁的恩格斯就写了这样一本书，这是一个何等的创举！而且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在这里工人阶级的痛苦不是遭到否认，就是仅仅被人怜悯，从来没有人把它们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加以研究。

在我们的时代里，那些自命不凡，爱出风头的政论笔杆子和冬烘先生，惯于在警察局的报告中，而不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前辈们的著作中研究社会主义。他们在《状况》中看不出对他们的目的明显有用的东西。由于在英国将爆发一场革命的预言没有实现，他们便满意地断言，这场革命是不会到来的。这些先生们忘记了，从1844年以来，英国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场全面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正式开始，是1846年粮食保护关税的取消，接着就是1847年争取妇女和儿童十小时标准工作时间的斗争。从那时起，英国政府就一步一步地向工人让步。工人们今天已经达到了宪章运动的一些主要的目标，已经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权利。而且预言之所以没有字字兑现，是由于发生了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件。首先是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和同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后者把英国的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吸引到大西洋彼岸去了，英国工

①《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268页。——译者注

人运动的力量因此一时有所减弱。因而为许多社会主义者所不喜。

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没有由《状况》倒运书中许多其它预言已经实现了。

此外，《状况》还有一个功绩，也为我们的这些笔杆子所忽视；而恰恰是这一功绩对德国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诚然，《状况》在理论上没有提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做过解释；但它有一个特殊的成就：由于它的影响，产生了一批叙述某些地方、某些范围工人状况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有图恩、施纳波—阿恩特、伯拉夫、札克斯、辛格尔和赫克纳等。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真正地揭示一些典型的和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是学究气十足地堆砌一些散乱的细节，这要归功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状况》。当然，关于这一点，有勇气或者坦率地给予承认的，也只有札克斯等几个人。

德国今天的经济“科学”，无非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剽窃、偷盗而来的一些东西，而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的理论是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真可谓偷得愈多，喊得愈凶。

由于《状况》是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所以我占用了较多的笔墨。在涉及恩格斯以后的著作时，我将力求简略一些。此后的著作中的观点，也就是1847年《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系统和成熟地阐明的观点，与在《状况》中第一次申明的观点完全一致。

《状况》是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回到巴门后写成的。在这同时，他认识到，他的新思想使他在虔敬主义气味浓郁的巴门，在笃信宗教和极端保守的家庭已无法再待下去了。他便放弃了商人的职业来到马克思寓居的布鲁塞尔。马克思是在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在1845年1月被法国驱逐后来到此地的。他们两人又开始携手合作了。他们当即在理论上确定了今后活动的基本方向。眼下一方面必须按照这个基本方向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